

老毕的独生女，大学毕业后在苏州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，收入不菲，而且单位管吃管住，省了一笔住房开支不说，不必为女儿独自一人在外生活的安全焦虑。

老毕高兴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投入了十六年，终于看到结果了。

三年后，女儿用积蓄缴了首付，在苏州一个不错的小区买了一套两居室住房。

老毕兴奋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与妻子谋划怎么为女儿的房子装修。

妻子说，简单地弄一弄，女儿的房子还没算数。

老毕想想也是，待女儿找到另一半才算数，不着急，简单装一下，买几样家具，能住就行。

与女儿沟通，女儿也同意父母的想法。

老毕请人设计，又请了搞装饰的亲戚帮助料理，两个月，装修就搞定了。女儿住进了自己的小家。

妻子一算，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多万，有点心疼。老毕安慰说，钱用了就算了，钱就是留着为女儿用的，今后也没有地方花钱了。

妻子反问，今后没地方花钱了？

老毕看看妻子惊讶的面孔问，今后还用多少钱？

女儿出嫁呢？

女儿出嫁能花多少钱，再说，有钱多花，没钱少花，也没有固定的标准。老毕心里想，我又不是招女婿，又不要对方彩礼，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女儿，白送给人家，还要花什么钱。

一晃，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妻子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女儿谈对象。女儿总是回答，要等到合适的，谈恋爱不同于买青菜萝卜抓到一把是一把。妻子也没有理由驳斥女儿。

时间过得快，转眼又是半年。妻子整天唠叨女儿的婚事。

老毕倒是稳得住，说，你呀，真是取鱼的不着急，背鱼篓的着急，你急有什么用，缘分到了，自然一谈就成。

果不其然，某一天，女儿打电话回来说，谈了一个对象，与自己同龄，本单位的，家在本市，父母各开一家企业，请他们哪天去看看。

老毕一听，诡秘地对妻子说，我说的吧，不要着急，我女儿这么优秀，还能找不到对象？

妻子不服气，就你事后诸葛亮。

一个星期天，老毕夫妇乘车去苏州考察准女婿。

老毕不得不佩服女儿的眼光。你看那小伙子，多帅。一米八的身高，不胖不瘦，皮肤白白的。特别让老毕开心的是，小伙子很懂礼貌，一口一个叔叔，一口一个阿姨，还里里外外地忙着张罗午饭，根本没有富家子的脾气。浅浅的笑容，让人看了舒服极了。

又是半年过去，女儿女婿都是二十八了，在苏州不算大龄，但在小县城不小了。

男方提出国庆节结婚。

女儿征求父母意见。老毕说，我和你妈没意见，你自己做主。

男方父母在一个周末带着两个小孩拜访老毕家。老毕在县城一家有点档次的饭店请办了一桌酒，请了兄弟和朋友相陪。

饭后，两家商量小孩结婚的事。

男方父母问老毕，你们这儿有什么风俗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，要多少彩礼。

老毕一听，心里有点不爽。我又不是卖女儿，要彩礼干嘛？但碍于第一次见面，又是女儿的终身大事，老毕忍住了，笑着说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，简单最好，彩礼一分不要。

男方父母一听，为老毕的通情达理而连说谢谢。对方可能忘了，老毕夫妇都是中学高级老师，知书识理，不可能在这些大事上提出过分要求。

看得出，亲家也是明理人，说，你们培养这么出色的女儿不容易，他们结婚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，如果我们办事上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你们能谅解就行了。

于是，定下了日子，余下的都很顺心。

老毕当然也不会一分钱不花，比如为女儿买几床新被、几只皮箱，请几桌酒，都得花钱。但老毕心里有数，凭他们这么多年的积余，能应付了。

嫁车(小小小说)

□ 姚正安

老毕夫妇都是中学高级老师，收入不低。重要的是，老两口都节省得要命。衣服干干净净，但都是地摊货。吃得很简单，用老毕的话说，吃得太好，再去减肥不合算。房子是公改房，没花多少钱，多年不办大事，因此手上多多少少有点钱。

老毕对妻子说，等到女儿结婚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再干几年退休，我就陪你东逛逛西走走。

妻子撇嘴说，我等这一天哩。

老毕请人将家里用墙纸出了一新。真是万事俱备只等吉时。

但是，令老毕夫妇想不到的事，还是发生了。

距离婚期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女儿突然回来了，而且情绪不是挺好。

老毕心里格登一下，难不成女儿婚事黄了，又不敢说出口？只等女儿开口。但女儿就是不开口，急得老毕直抽烟喝茶。

老毕妻子耐不住，问女儿回家有什么事。

女儿似乎有点为难地说，爸，妈，我马上就结婚了，你们想，人家是老板，家里房多车多钱多，我这么一无所有地嫁过去，会不会给别人笑话，会不会让对方看不起？

老毕听来听去，不知道女儿想说什么，急急地问，你想干什么，直接对爸妈说，不要含糊其辞的。

爸妈，我想买一辆车，这样风风光光的，不给你们丢脸。

买一辆车？什么车，多少钱？

女儿是说个车名的，稀奇古怪的，老毕没听清楚，但钱数是听到了，一百二十万。

女儿还说，自己有三十万，还差九十万，就算向爸妈借的，等今后余下来还你们。

老毕仿佛在听别人说书，又像是听外星人讲故事，头脑里乱糟糟的。一百二十万堆起来有多高呀。老毕实在想不到，女儿会提出这个要求。

老毕毕竟是老毕，理了理头绪，对女儿说，我将家底交给你，家里只有四十万，全部给你总行了吧？

还差五十万，你们让我到哪儿找啊，总不能让我卖身吧。女儿说着哭了。你们生了我，也不能让我一到男家就让人家看不起吧。人家娜娜的爸妈也是老师，可是人家为女儿买了一套二百万的房子，半数是借的贷的。

老毕看到女儿哭着说着，心里像有无数个小虫子在叮着咬着，隐隐地痛。

老毕不停地用右手抓挠着头发，喃喃自语，你让我们到哪儿找这么多钱呢？

妻子看着痛苦的老伴，不吱声。

屋子里很静。谈话进入僵局。

过了好一会，老毕对女儿说，你将你那套房子卖了，不是有钱了吗？

女儿来得快。爸，怎么能卖房呢，他们家的房子都在郊外，我在市内的房子，一来自己不方便时可以歇息，二来，靠近小学中学，留给小孩上学。

老毕瞅一眼女儿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其实，爸妈你们做点贷款，还起来也快，你们俩一个月一万多，也没多少用项。

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没有流出来。咬咬牙，老毕不可能在女儿面前流泪。

女儿还在说着，说了什么，老毕一句也没听进去。老伴拉着老毕的手走进了房间。

大约一支烟的工夫，老伴走出来，对女儿说，我们给你九十万，借的也好，贷的也好，你甬管了。

女儿站起来试图搂住妈妈。妈妈又转身走进了房间。

女儿走后的一周，老毕按女儿提供的银行卡打去了九十万。买什么牌子的车，老毕没问。

结婚那天，女婿开着女儿陪嫁的车，接走了女儿，后面还跟了几辆据说小县城没见过的豪车。

噼噼叭叭的爆竹声中，老毕的思想是空的，任香烟在指间燃烧。

我开始记事的时候，父母亲就已中年了。母亲是个极其质朴的人，上班、做家务，极少娱乐。而父亲

则是率性而为，极富感染力的人，他兴趣极其广泛：戏剧、歌曲、体育、读书、摄影等等。到了六十多岁，还熬夜看足球，且爱与青年人讨论战事如何精彩、进球怎样乌龙，通常是与两位女婿热烈讨论。

小时候邻家小孩偷偷称父亲为“大老虎”，因为父亲单名一个“彪”字，且身材高大魁梧，更因为家里孩子们倘若犯错必会重重受训。家里的哥哥姐姐们既喜欢他又害怕他，然我却很喜欢父亲。

我小时候乖巧，不常犯错，父亲并不骂我。加之我出生要比哥哥姐姐们晚得多，而父亲随着年龄增长，工作压力日渐变小，性格也平和了许多。他常年在外工作，但只要一踏进家门，家里就立即热闹起来，像过节一般。母亲照例会忙着多添两样好菜，在外疯玩的哥哥姐姐也全都像支箭赶回家，平时不开的收音机也高声放着欢快的歌曲。

记不清父亲多少次挽着我的小手，走在界首的古街小巷中，走在夕阳西下的运河堤上，走在我温馨的童年时光里。幼年的我尚是个小不点，更觉得父亲的高大：仿佛他是高山、他是大树。我脑海里最经典的场景有两个：夏天傍晚，父亲会在院子里放一张小桌喝酒，有时还兑一点用井水通过的白汽水。我坐在他身旁的小凳上，负责汇报他不在家时家里发生的“重大事件”：诸如哥哥姐姐又作搅了，惹妈妈生气了等等（那两人年纪相差一岁）。父亲非常享受这一时刻，他喜欢用宽口的玻璃杯喝酒，端起酒杯慢慢地抿一口，煞是惬意；而冬天我则喜欢躲进父亲的大衣里：父亲穿着军大衣站着，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，一掀大衣躲进去。父亲很配合地假装不知道，向前走一步，我就跟一步，并呵呵地笑出声，乐此不疲。

父亲曾给我讲过很多故事，包括他青少年时的往事。他幼时家境不错，但战乱年代，日子几经波折。大伯参加了新四军，祖父母相继去世，几位年长些的姑姑也都出嫁离开了家乡。他还年少，日子过得艰难，被迫辍学，在布店卖过布。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少年时最窘迫的一件往事：去高邮找最疼爱他的大姑，但身无分文，连

怀念父亲

□ 杨晓莉

最便宜的轮船票都买不起，步行 60 里从界首到高邮。初夏的天气，走了一半到马棚湾的时候，又渴又饿，

路边就有卖粥的，但只能望两眼，歇了歇又上路。解放初期，随部队北上的大伯寄了不少书给父亲，鼓励他多学习，长大后做个有用的人。他坚持自学完初中课程，直至后来参军——在广州白云机场，空军。父亲在部队进步很快，他学过手风琴，爱打篮球，歌也唱得好，是部队教唱歌的教员。我手机里就保存有父亲那时的照片：英俊潇洒，颜值超高，把如今那些有点娘的韩国小鲜肉甩八条大街去。

上世纪 50 年代末二伯英年早逝，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。大伯为人仁厚，虽远在辽宁、手头不宽，仍每月按时寄 20 元给二伯母度日，并一再写信希望父亲回家乡工作，照应老家的侄男侄女。父亲亦为侠骨柔肠之人，多方考虑，还是回了家乡。适逢三年自然灾害、文化大革命，家里日子过得并不容易。我大姐（堂姐）说过，家里人口多，为省点钱，夏天的时候，父亲会自己动手，为一帮孩子做一大锅酸梅汤解暑；中秋节时父亲用面粉揉面、用绿豆沙做馅，做好月饼后每个孩子分一个，又去店里买点团圆饼，每人分极小的一角配着吃。

父亲在高邮北片工作多年，川青的十年是他最具个人魅力的岁月。他工作很有魄力，且有创新精神，在水利和绿化方面成绩不俗。我的一位老家在川青的同学告诉我：小时候他时常听爷爷提到我父亲的名字，父亲在老川青人心目中威望很高，与杨志、杨秀明号称“三杨”。川青地势低洼，与临泽落差很大，经常发生水涝。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当年主要的成绩是把田地方整化。我猜想这也是出于水利方面的考虑，这在现在看来都是颇有远见的举措，便于农田机械化劳动。同时动员全公社的劳力，用人力筑一条大坝以拦住洪水，并在大坝上修建船闸和植树造林。这位同学的老家邻近兴化、地势很洼，在 1991 年发大水时都没有被淹。

父亲去世整整 13 年了，但仿佛他并没有走远，他的音容笑貌犹在。他正站在高高的云端之上，深情凝望着我，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之心。

父亲的老式自行车

□ 钱芳

车后，虎皮鹦鹉、黄雀、精致鸟笼，摆脱了窘迫日子拮据。温饱有加的我们，逗趣地摇晃自行车上的娇凤，好一阵呱呱乱叫。

内敛的父亲深邃着希冀的眼。自行车后，晚自习备战高考的我，点亮了满天跟随的星斗。羽翼渐丰的我们，仰视着自行车上父亲宽厚的背，好一阵温馨踏实。

无争的父亲蓄积着进发的能。自行车后，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象棋盘，显露了生龙活虎的活力。气定神闲的父亲，抖擞着抽出自行车上的太极剑，好一阵虎虎生风。

乐观的父亲勤劳着忙碌的手。自行车后，韭菜、香菜、苦瓜、大番瓜，散发着家前屋后泥土的芬芳。有了小家庭的我们，欢喜地卸下自行车上的收获，好一阵笑逐颜开。

父亲有一辆老式自行车，重型凤凰牌。虽星霜荏苒，斑斑锈迹，但依旧高高的车杠、宽阔的龙头，叮铃铃的响铃，清脆数里。

孩子
在满是忧伤的初夏
我知道你遇到
雨荷开放的爱情
一个画面始终
走向你
初放的花朵
玉兰的幽香
一颗含苞的心脏
都会让你流连
我希望
这一切都是夏天的
假设
正如一朵怒放的花朵
展示她的美丽

给忧郁的孩子

□ 胡小平

孩子
在明月倾泻的夜晚
我知道你诵读了
泰戈尔或者普希金的诗
一切丰满的文字味道
充盈你
婉约的诗词
奔涌的海水
我无言以对你的沉默

我要摘
世界上每一朵灿烂的阳光
给你

孩子
这世界需要你的双手
做一个心形
这世界需要你海浪击石的勇气
孩子啊
来这片五颜六色的
森林
唱一支歌跳一曲舞
来这片茫茫大地
跋涉千万里
摘一朵冰山雪莲